

此乐真无涯

□鲍安顺



意,是何等魂牵梦绕而又亘古如春。

有故事说,一个失意的年轻人来到普济寺,他沮丧地向老方丈絮叨自己的不幸和绝望。老方丈吩咐小和尚端来一壶温水,泡了一杯铁观音茶,年轻人看着冒着微微水汽的茶

无味而沸水冲茶清香四溢。世间芸芸众生也正如此,那些没经风雨洗礼之人,就像温水泡的茶叶浮在生活的表面,无法浸泡出生命的芳香。而那些栉风沐雨、饱受磨难之人,如被沸水冲泡的酽茶——在沧桑岁月里几度沉浮,才有了那种沁人心脾的清香流年。

人生如茶,在这个故事里得到最佳诠释。很久以前还听一位恩师说:“学生如同香茗,老师仿佛清泉——所谓茶性必发于水:八分之茶,遇水十分,茶亦十分矣。八分之水,试茶十分,茶只八分耳。”讲的是同样的道理。学生亦好,老师也罢,水对于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没有“十分之水”,那茶就达不到至高境界。

不过诗人流沙河曾经写过一副对联:“时髦你喝易拉罐,守旧我饮盖碗茶。”我觉得讲的已不是时髦与守旧的概念,应是品味与境界的问题了。想起

多年之前我家盖房请人做活,母亲拿出父亲从外地带回的最好的茶叶,泡成香茶给那些汗流浃背的人喝。可是他们都大呼小叫地说茶太淡而无味了,母亲只好在茶水中加入一把粗劣的茶叶——那些人喝了之后反而大叫痛快。他们酣畅淋漓的豪饮之态,想想也并无不妥。

一壶好茶就像是一种生命境界——无论妙玉的梅花雪水,还是乾隆的碧螺春茶,或是贫困人家的粗茶淡饭……细细品读,都能在自己的生存状态中感悟出它的自然之味——茶就像一位纯粹谦和的君子,有着感悟生命的哲学与诗意图……北宋大诗人王安石说,他终日以茶为食,因此茶比世俗的米盐更多了一分珍贵——于他而言,茶乃是一种提升,是精神所依的高尚享受,是诗人一日不可以无的生命珍视。而欧阳修亦爱茶,说:“亲烹屡酌不知厌,自谓此乐真无涯。”更是另有一种境界,令人向往。

有一种说法,在遭受过核辐射的地区,有三类人活得更久——从事茶道的人、种茶之人和长期饮茶之人。因为茶之中有抗辐射和防癌变的物质——生命的奇迹竟绽放于美味的茶香中……为此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藏族古谚:“茶是血!茶是肉!茶是生命!”藏族人竟将茶推崇到如此境界,那种茶情和茶

蒲公英

□马从春

满。

我因此尤其喜欢蒲公英。它有比荠菜宽大、波状齿的叶子,长长的茎干上,顶着一朵曼妙的小黄花,像是一把小伞。入秋后,这把小黄伞会变成了小白球,柔软轻盈,随手摘了来,放在嘴边轻轻一吹,它就化成一枚枚小伞在空中随风起舞,连同我儿时的青涩梦想,一起流浪天涯去了。

我常常想,做一棵蒲公英该有多好。它从不选择环境而生存,到处可以见到它亮丽的身影;它从不和小草争雨露,不与百花争阳光,只默默地在一隅生长,静待属于自己的生命绽放。但某一天,成熟的种子会带着它的梦想飞翔,飞去世界的各个角落。我总觉得,蒲公英是一种执着于梦想的灵性植物。

捧着母亲带来的这么一大包蒲公英茶,我可以想象,年老的母亲,挎着篮子,佝偻着身子,在春天的乡野里遍地寻找,只因为她听说这东西可能对她儿子有好处。然后这些茶就穿越田野、沟渠、湖泊以及一百多里的距离,穿越曾经的岁月,来到城里,进入我的杯子里。我蜗居小城后,总想让母亲过来同住,但母亲坚持住在乡下。她说,住不惯城里鸟笼般的高层建筑,还是乡下好,空气新鲜,自由自在。我突然觉得,我就是一棵流浪的蒲公英。从乡村到城市,从懵懂无知的童年到中年,一直在不停地飞翔,却始终飞不出故乡,飞不出母亲的那颗柔软慈爱之心。

本版制图/潘刚

父亲的清明粿

□徐招治

那日,父亲明眸含笑,迈着轻盈的步伐走来,贴在我的耳畔说了一句悄悄话,待我转身,他却已消失。我想握他的手,却怎么也找不到他……醒来,发现又是梦一场,泪已湿眼眶。

记得父亲喜欢理一头短寸,红扑扑的脸蛋总洋溢着纯真的笑容,典型的书生模样。小时候,他总夸我聪明伶俐,喜欢看书,一个头也长得快。他喜欢带我到书房,随手翻开手边的一本小说,比如《平凡的世界》,然后郑重地说:“这本书值得深度阅读!”我便是在他这样的循循善诱下,慢慢成长的。

父亲还会做一种叫“清明粿”的食物。这是一种叫鼠曲草的植物做成的,逢清明节前后,父亲便会带我到田间地头采鼠曲草,做成淡绿色宛如碧玉般的清明粿,甜咸兼可,让全家人一饱口福。依稀记得,我十来岁时的一件趣事,便是因为嘴馋这清明粿。那是在清明节前后,我和小伙伴们在河边玩耍,看到河边一种植物很像鼠曲草,便迫不

已地带着大家一起去采摘,然后兴冲冲地抱着一大捆“鼠曲草”返家。结果父亲笑弯了腰,说我家这个“小馋猫”摘错了,真正的鼠曲草外表应该长着白色绒毛,每株顶上还会开一簇黄色小花。我由此记住了鼠曲草的真面目。

有一年清明节前夕,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晚期,卧病在床的他,无法再做清明粿。我回家探望他时,听他念叨着想吃清明粿,便到亲戚家去讨了些刚做好的,喂给父亲。可他尝了几口便叹气道:“舌头不知怎么了,尝不出味道,连鼠曲草的香味也闻不到了。”我鼻子一酸,抱着父亲痛哭,那是因为癌细胞已侵袭了他的味觉啊。我宽慰他:“病一定会好的,好了就能尝出味道,到时我还要吃你做的清明粿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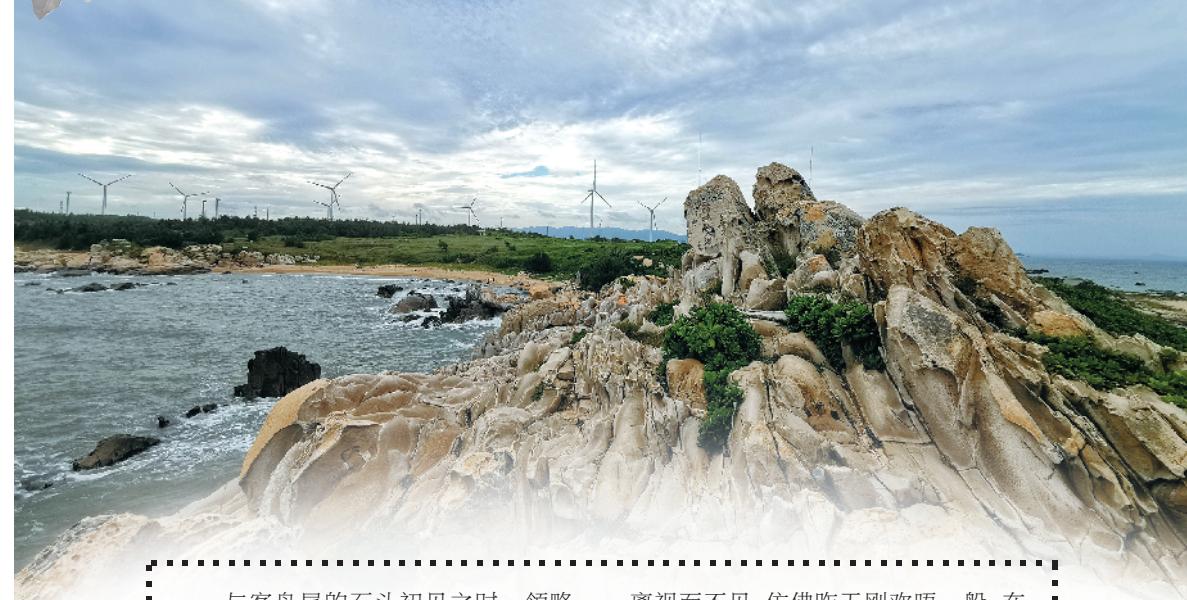
但父亲终究没等到恢复味觉的那天。

又到春雨绵绵的清明,故乡的田间上,想必鼠曲草已整齐地冒出来。爸爸,您又来入梦,是知道我想您了吧?

大美中国

□文/图 柯子

客鸟尾石笋的千年诗意图



与客鸟尾的石头初见之时,领略其魅力的人还不多。这片位于惠来县靖海镇客鸟尾石笋奇观旅游区的神奇石林,最初几乎是无路可寻的。记得当时给我们带路的,应该是靖海当地的团委书记。我们把车远远地停放在某处,然后徒步穿过一条蜿蜒曲折、遍布芒草的小路,不断需要将疯长到一人高的过分热情的野草往左右两边分拨,才能看清这条“小路”妩媚婉约的窈窕腰身。然而一钻出这片杂草地,便是一幅海与石的巨大画卷毫无修饰地从天而降,竟把人吓了一跳。

大家雀跃着跳上附近的黑色大石头,海浪迫不及待地扑过来,长啸短吟地倾诉着,眼前一片闪着银光的石头群立刻震慑住了我们。这是石头吗?那些圆头滑脑的家伙,分明就像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小企鹅,又像一排排破土而出的鲜嫩竹笋,它们挤眉弄眼地眨着狡黠的眼睛,阳光在它们光洁圆润的脑袋上打了个趔趄,它们便恶作剧得逗般欢笑着、打闹着。与多数海边礁石不同,这里的石头整齐划一,通体洁白,犹如身穿典雅高贵的演出服装。

20年后,我再次来到客鸟尾时,那条窈窕小路已经荡然无存。开着车,导航会很轻松地带我到达目的地,一块朴素的石碑就立在眼前,上面的文字静静地提醒大家:“客鸟尾石笋保护区保护措施:保护区域内的石头不准炸,不准搬动或破坏,不准在沿岸取石取沙……惠来县人民政府。2005年3月。”停车场即可快捷登上巨石,只见万顷碧涛之畔,错落有序的石笋景观一一重现。它们太包容了,对我多年的疏

离视而不见,仿佛昨天刚欢晤一般,在阳光下争先恐后地向我眨着狡黠的眼睛。20年的光阴,在它们眼里不过一滴小浪花,与昨天何异?

石笋区裸露的断截面依稀透露出石头的肌理和纹路。据说这些岩石是“海蚀岩”,万年前,地壳运动将它们逼出深水区,海潮又挟带碎屑物质对它们夜以继日地撞击、研磨和溶蚀,岩群便造出如今这惊心动魄的独特景观。

这是大海与石头绵延无绝期的磨合与亲吻,如同史诗式的长篇对话。石在海心里,海对石有巨大的包容心,它那卷起千堆雪般的强悍之爱、晚风残月般的呢喃温情,是疯狂的倾诉,又是沉醉的爱抚,成全了岩石的脱胎换骨、风情万种。石头们一定晓得海的心意,它们肆意变幻成气象万千的形态,却又在流转光阴中,不离不弃。

那天我还赶上了日落的最佳时间点。落日先是挂在远处风力发电机上,然后缓缓下沉,天际一片绯红,海面波光粼粼。细细的金色波纹与乳白色石笋群在这霞光中脉脉相望,似有许多情话要说,但许多话又不必再说。最后,那抹亮色神奇般聚拢至海天相接处,瞬间沉入海面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:原本以为应该完全暗下来的天空,忽然出现大幅高饱和度的红中透黄的亮光,自海天相接的远方向高空大幅度地倾情射出。但须臾间,天便黑了下来。落日终于完成了它隆重的演出。此时,海潮依旧不为所动地一开一合,石头们也有别于白昼的沉静,静静地领会着海潮的高歌低吟,开始在星空下闪闪发光。

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,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“大美中国”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请发至邮箱:ycwb@ycwb.com,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,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“大美中国”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请发至邮箱:ycwb@ycwb